

# 破解台灣低薪魔咒加速產業開放

張殿文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518060204280&docissue=2018-07](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518060204280&docissue=2018-07)

2018年2月18日 第32卷7期

台灣的低薪情況已持續二十年，導致不少台灣民眾出走，到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工作，包括大學教授、醫生等專業人士，影響台灣競爭力。台灣的政治內耗、民粹當道，導致人民實質所得幾乎毫無增長。要破解低薪魔咒，必須人才開放、科技業放棄舊思維、釋放金融業的爆發力、鬆綁教育。如何將人工智慧與實體經濟結合，將是台灣下一個機會，提高薪資才能吸引人才。



台灣勞工團體遊行：反低薪（圖：Imaginechina）



中研院院士謝長泰（圖：中央研究院）



國泰金控集團投資長程淑芬（圖：《中國時報》）



郭台銘揭示人工智慧願景：提升台灣競爭力（圖：中央社）新竹科學園區：台灣資訊工業重鎮

農曆新年，對於越來越多台灣人來說，島上團聚可能五味雜陳。

四面環海，台灣原本是志在八方的全球跳板，也是華人世界多元文化安居地，但是台灣的普遍薪資已經停滯二十年之久，月薪「二十二K」（二萬二千台幣，約七百六十五美元、六千港元）成為台灣低薪化的代名詞。

台灣歷任了三位總統，低薪逐漸變成無解的「魔咒」，薪資待遇和成長，已經比不上許多鄰近國家地區。

二十年前蔡英文代表台灣協商WTO的時代，政府的角色只是保障台灣人民和全球市場平等往來，但是此刻面對全球化和互聯網的雙重挑戰，台灣要克服「低薪魔咒」，必須從頭到尾進行反思，現在政府的角色如何？企業的角色如何？社會如何轉型？人才如何發揮？

這是台灣用全面開放的心態和作法，來解決「低薪魔咒」的關鍵時刻。

「我的學生畢業兩年，已經不願意回台灣了！」台灣最大銀行、國泰金控集團投資長程淑芬，同時在台灣大學金融系教書，分享她過去在國際金融界經驗給學生，希望為台灣金融及服務培養人才，但是她這兩年發現，即使一開始中國大陸可能只有台灣三分之一的薪水，但是幾年內就追上。就算給一樣的薪水，學生還是希望留在大陸，

程淑芬擅長的是國際投資和市場分析，曾經擔任過美林證券亞洲總裁，被台灣財經界封為「外資天后」她從過去二十年各項數字中看見台灣進出口隨國際情勢而浮載，當全球景氣震盪時，台灣表現相對穩定，但是景氣復甦時，台灣並沒有站上浪頭，而另一方面，亞洲其他國家從韓國、新加坡到印尼和越南、菲律賓，卻開始大幅躍進，「台灣可能沒有感覺，但數字已說明什麼叫做不進步，就是退步！」程淑芬說。

首先，人才開放，不管引進和輸出人才，都是當務之急。

除了大陸，東南亞也早就追上台灣。總部設在香港的奕智博數位科技公司總經理邱信鋒主要活動在菲律賓和東南亞一帶，他觀察不管是台灣國立大學、私立大學的畢業生，有的是到海外餐廳工作，有的是到科技公司外派。「我現在在海外遇到越來越多的台灣年輕人，坦白說，他們還有一點冒險精神。」

所謂「冒險」，是指這些國家不管是國民所得和治安，都還比不上台灣，但是到海外工作和留在台灣的年輕人相比，即使是在一般國際集團工作，至少也能拿到兩千美元、約六萬台幣的月薪，差距大約已經是留在台灣的年輕人兩倍以上！

從「台商」、「台幹」走向「台勞」，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根據台灣主計處資料，台灣的人均 GDP 從一九九零年代中期開始放緩，斜度慢慢越來越平緩。

經濟成長放緩，並不表示經濟活動和新創產業就變成零，經濟規模可以緩步提升，但是與全球其他發展中的經濟體相比，台灣最特別之處就是二十年來，實質薪資毫無增長，每位男女勞工薪資成長幾乎是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也是中研院院士謝長泰就公開指出：「其他國家沒有看到這樣的情形！」

謝長泰用「驚人」來形容台灣這樣的停滯。因為香港、韓國雖然經濟成長放緩，但是平均薪資不減反增。台灣經濟成長過去二、三十年放緩的現象，其實很多國家都經歷過，不只在台灣、新加坡、韓國，中國大陸現在也出現這樣的狀況，畢竟每年都維持成長百分之九到十是不太可能的，但是薪資停滯，卻是台灣所獨有！

再多的政治術語、再多的推卸責任、執政者再多的粉飾，也掩蓋不了台灣失去進步動能的事實，政府無法提出足夠的保障和選擇，讓很多年輕人只能出國「冒險」，甚至「行騙」。

然而很多「民粹型」政客還引導低薪問題往「所得分配」去製造矛盾，強調貧者越來越貧窮，富者越來越富有，用貧富差距拉大，來解釋這個現象。

但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謝長泰直接用台灣人均收入百分比來看，即使是所得最高的百分之一人口，薪資成長也是停滯不前！

這也表示台灣不是只有所得分配不均，而且人才越往高階所得越高，台灣卻和世界的差距開始加大，這也讓一向「走不出去」的行業，包括教授和醫生，也開始不耐「低薪魔咒」而出走。

早從十年開始，就有許多台大教授前往大陸一流學府授課，對岸提供相當美國大學水準高薪，當時台灣一般以為因為大陸渴望快速提升高教素質，只能利用此舉，但是越來越多台灣教授開始離開台灣，清華大學教務長戴念華就向媒體坦承，二十年前，台灣的副教授月薪約五萬多台幣，大陸高校才兩千多台幣，但現在有些大陸高校的教授薪水，已經比台灣高了。

台灣的大學教師薪水，過去二十年調薪約不到五次。戴念華表示，二十五年前，他剛回台任教，台灣的副教授薪水五萬多元，現在也不過七萬多元。剛剛辭世的詩人教授余光中七十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十一年，薪水是台灣教授的八倍，還包括一間可欣賞山海美景的大宿舍，當時台灣教育部長李煥親自前往香港邀請，說服余光中返台任教，奠定一流師資基礎，一時傳為佳話。

## 人才培養「斷鏈」

沒有世界級師資，連人才的培養都會發生「斷鏈」。台灣人工智慧（AI）開發商沛星互動創辦人游直翰就曾提出警語，大學教授薪資過低，就無法吸引海外的世界級人才來台教書，傳授人工智慧等快速擴張領域所需的技能！

除了台灣教授開始出走，一流的教授進不來，連過去和醫院緊密相連的台灣醫生，現在也耐不住低薪，尤其在健保制度的影響之下，收入難以大幅提高，加上醫生越來越多，台灣醫生目前月薪大約二、三十萬台幣，但是已有馬來西亞的醫院開出月薪一百二十萬台幣以上來挖人！

大馬人口第二大城市新山也是柔佛州的首府，新加坡商投資的高檔醫院立康醫院中，已有一半醫生來自台灣，特別是泌尿科專科、心臟外科、血液腫瘤等，這些都是台灣醫學院多年培養的人才，根據台灣《商業週刊》的實地採訪，這些醫生離開台灣也很為難，因為台灣生活機能很方便，治安、教育環境都很好，但是低薪之外，還有「揮之不去」的醫療糾紛壓力（病人控告醫師手術行為不當），所以讓他選擇離台，帶著妻小落腳新山，一切從零開始。

開放的第二步，科技業放棄舊思維。

台灣的「低薪魔咒」現已往台灣經濟重要支柱的科技業發展，很可能絆住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台灣過去是全球高科技供應鏈不可或許的一環，台灣也有四分之一經濟來自智慧型手機、個人電腦等產品零件出口，台灣高科技正面臨下一波挑戰。

### 股票分紅制有利科技業

從理論上來說，「低薪」有助產業競爭發展，而台灣科技企業的過去入門級薪資，就比不上「亞洲四小龍」的其他國家及地區。但因為台灣過去有「股票分紅」分配制度（員工可持有原始面額股票分配紅利），在資本市場兌現，所以工作特別賣力，也造就了新竹科學園區的榮景。

過去台灣在「科技之父」李國鼎全力支持下，吸引海外人才回國，一九七三年成立工研院，張忠謀也曾擔任過院長，這是許多學者眼中獨一無二的機構創新，以工研院為核心，鼓吹創業精神，加上國發基金和中華開發銀行做後盾，讓人才都有發揮的舞台和資源，讓台灣高科技在全球佔有一席之地。

但是隨著近二十年大陸的製造及市場崛起，全球經濟分工也發生極大的變化，台灣過去依賴硬體（硬件）重於軟體（軟件）、代工重於研發的情況，也必須進入結構性的調整，亞洲《富比士》雜誌就已指出「低薪促使台灣高科技產業難以追上他人腳步」。

謝長泰就分析，台灣政策領導者最大的問題，就是觀念還停在「技術驅動進步」(science driven progress) 的心態，認為只要多投資科技產業研發，就有新產業。「科技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八十年代的事了，不是台灣現在需要的經濟模式了。」謝長泰說。台灣需要不同於八十年代的機構創新，來因應不同的環境與問題，譬如工研院就不可能發展出 K-Pop（韓國流行樂）產業。

台灣的低薪，現在已影響到國家競爭力。誠如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直言，台灣早就不是亞洲「四小龍」。其實是不是「四小龍」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當亞洲重新轉型崛起時，台灣如何參

與這一波大成長，像國泰金控投資長程淑芬就憂心的表示，她也是三個小孩的母親，很擔心台灣持續落後下去。

剛從美國華爾街回到台灣、並且和台灣倚天科技合作發展人工智慧投資軟體的洪哲雄博士就指出，台灣在新一波產業重新轉型革命時，政府政策如果還不夠開放，並且採取對抗大陸的思維，只會讓自己陷入更深、更邊緣的泥濘之中。「台灣其實已經慢慢排除在世界重要的產業關鍵位置了。」洪哲雄說。

洪哲雄是美國洛杉磯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博士，他的老師是二零零三年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恩格爾（Robert F. Engle），被譽為美國最具商業影響力的財經大師，也預測過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他現在開發的人工智慧工具就是以各種大數據和經濟模型做預測，也啟動新一波產業革命。

台灣不夠開放，就只能讓「人力低度」運用，而不是人力開發，特別是高端的服務業，沒有開放的平台大顯身手，過去台灣產業外移到大陸，利用低成本人力來擴大經營規模、雇用更多勞工，佔有台灣 GDP 的很大比例，但是接下來沒有更開放的政策鼓勵和指引，只走鎖國路線，企業獲利的成長，就不會加速投資、不會反映在勞工薪資上，更不會升級服務業。

台灣經濟走向下一步，面對的關鍵問題就是科技產業如何克服「低薪魔咒」。

事實上很多國際大廠及外商早就注意台灣「便宜又好用」的科技人才，過去十年除了招手聘用，更來台灣設立分公司，以更便宜的工資來運用台灣人才，特別是大陸工資越來越貴，而大陸市場越來越蓬勃，需要更多的華人優質人才，台灣的「廉價台勞」就是首選。

「台灣人比起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學歷好、忠誠度高、加上中文又好，這樣的薪水真是太划算了！」一名跨國公司總裁就對亞洲週刊透露，他們不但在亞洲各地吸收台灣人才，而且還計劃直接來台灣擴大分公司規模，希望兩年能招募一千人以上，而且學歷只要一般公私立專校就夠，還不需用到台大清大交大等名校！

## 人工智慧推動台灣發展

台灣有人才，台灣企業並不會坐以待斃。二零一八年二月二日，也是農曆過年前兩週，鴻海董事長郭台銘親自宣布成立「AI 應用實驗室」，全力發展人工智慧以及工業互聯網的應用，並將集中於台灣，五年之內投資百億台幣。

郭台銘表示，希望吸引台灣最好的人才，邀請全球人工智慧的專家加入鴻海集團，也願意跟學校合作，提供獎學金，也會指派人力去人工智慧領域去學習，學生與教授有好的計劃，也可以跟學校合作，鴻海台北跟高雄都會設立人工智慧研究院，未來也會陸續在深圳、上海、南京、北京都會設立人工智慧研究院，加速工業互聯網發展。

「就像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講的新製造、新能源，人工智慧就是為傳統製造業帶來新製造」，郭台銘強調，現在有很多傳統製造業的專家，但在人工智慧領域卻缺乏大數據的收集、分析、判斷、分享等，要如何將人工智慧與實體經濟結合，這是台灣下一個機會。

台灣要把握「下一個機會」，主要還是依靠人才。否則台灣在行動應用程式、人工智慧（AI）等軟體領域中，沒有騰訊、百度這樣的軟體巨人，也沒有南韓 Naver 這樣的企業，但是像微軟亞洲研究院一直以語音軟體專擅，從二十年前創立就是由台灣人擔任院長。曾經擔任微軟公司人工智慧部門亞太區研究總監、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創辦人、同時也是 PTT 創辦人的杜以瑾就指出，在矽谷從事 AI 的台灣留學生數百位，早就分布在各大科技公司的實驗室。

如同台灣大學的研究團隊，就連續四年贏下全球最頂尖資料探勘比賽 ACM KDD Cup，台灣的大學畢業生一直提供全球大企業最佳的軟體人才，不過對於很多資訊及電腦科系學生而言，過去畢業還是會選擇以硬體製造、代工為主的科技公司，因為像台積電、鴻海這樣的製造硬體公司夠大，有能力負擔等同數月薪資的年終獎金。

反觀過去台灣軟體企業通常比較小、比較年輕，雖然擁有成長潛力和酷炫專案，但也沒有足夠收入、無法送出巨額獎金，所以大多數人才仍舊會選擇加入半導體、而非人工智慧領域；因為這些軟體公司太小，雖然台灣能培養 AI 人才，但由於薪資過低，台灣可能無法避免這些人才加入 Google 等外國企業。

開放的第三步，釋放金融業的爆發力。

低薪問題，造就「惡性循環」，台灣軟體產業無法進展，台灣軟體實力跟不上其他國家，部分原因即為薪資不夠高、難以吸引人才。企業已經看見了台灣有很多人工智慧人才，反而政府仍在找尋方向。

二零一七年十月，鴻海進一步宣布，只要是員工外派全球各地，出差津貼加給百分之五十以上，一方面因應全球物價水準節節攀升，一方面加快全球布局腳步，讓更多人才參與企業的轉型腳步，牢牢抓住 AI 的發展機會。

全球化企業以獲利為前提，加快轉型速度，現代政府更應該善用納稅人所得，抓住全球市場變化，引導產業發展機遇，創造更多人福祉。

除了從製造業轉型，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為，台灣現階段最需要的是「制度創新」，這一波全球化版塊移動，從包括香港、新加坡等，都可以看見服務產業是經濟往上大幅成長的關鍵，所以台灣本島經濟發展的主要重心，除了製造業之外，更應該往服務業積極發展。

金融業從事人員的薪資就是收入的最佳指標，如香港證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年薪，以專業經理人之姿，一年可以進帳四千萬港幣，等於是一億六千萬台幣，更不用說香港和新加坡公務員的所得，高出台灣一截。

台灣連外派官員薪資也矮上一截，曾有一位跨國機構主管好奇詢問台灣駐外官員，在海外比家鄉辛苦，又要和國際接軌，難道不應該多爭取一些福利嗎？「不太可行。因為官員薪水太高，老百姓會不太高興，立法院就不會通過！」這名官員私下回答。

這就是「民粹」的結果，如果官員可以謀民眾更大福利，更應該以相對條件來爭取國際級人才進入政府部門服務。反觀台灣過去雖有不錯的製造業基礎，加上法規和過度管制的結果，包括

金融、企管資訊、商業服務、商用軟體等，都還缺乏全球競爭力；台灣最大金控公司的資產，只有香港匯豐銀行和新加坡星展銀行的三分之一，更不用說大陸的工商銀行、中國銀行。

「這也證明台灣過去二十年的金改，根本只是政治的鬥爭和分贓！」一名財經媒體人士觀察，從李登輝時代開放銀行，到金控公司紛立，台灣早就意識到金控公司必須重建秩序，但二十年過去，從陳水扁家族介入金融版圖分配，馬英九又憂纏畏譏，不敢大開大合，更不要說蔡英文還在摸索兩岸關係，並致力於「轉型正義」，政治內耗下去，台灣金融機構不要說全球影響力，更不要說亞洲競爭力。

程淑芬就指出，台灣有華人世界最早一批優秀金融人才，加上多元文化，台灣金融業能量其實很強，像台灣對全球產業供應鏈研究就很專業，在亞洲只有韓國與台灣具有此優勢，兩岸金融商品雖然有限，而台灣家計部門金融資產達二點一兆美元，相當於七十兆台幣，所以可以做華人財富管理，發展財富管理中心有相當優勢。

### 金融人才缺乏發展平台

不過台灣金融人才在缺乏發展平台、低薪壓力之下，也只能紛紛出走。事實上大陸崛起，台灣金融業還可以發展兩岸特色金融，結合科技業，這些都是其他地區國家沒有的條件。只不過以兩岸目前這種氣氛，台灣新政府還在重新建立兩岸關係，優秀人才和台灣民眾最大福祉必須等等。

「其實服務業是可以提升生產力的！」謝長泰觀察台灣政府思維，仍然是製造業加上研發的導向政策，但是全球發展版塊和市場變動，從工業時代到人工智慧，服務業已躍升主流，但許多人還認為服務業的生產力提升有限，這種思維已經落伍，他仍然強調台灣必須制度創新，讓服務產業發展起來。

二零一八年台灣產經界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就是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將正式退休，台積電是台灣市值最大的企業，在亞洲週刊一千大中排名第七名，更重要的是，全球有一半的高階晶片都是由台積電製造，所以有人把台灣科技業稱為「矽屏障」，不只是台灣經濟命脈之一，台灣如果發生戰事，全球科技會馬上停擺。

台灣政府的國發基金，一直是台積電重要創始股東。張忠謀從美國回台灣，發展到退休，象徵一個時代演進。但最讓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宣布退休後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特別提到，雖然目前不可能，但將來真的有不錯的收購價格，那麼賣出台積電也不會是不可能的事情。

事實上大陸一直想發展半導體，張忠謀過去就表示，雖然政府對晶片技術外流有限制，但政府對陸資來台不妨持開放態度，因為台積電經營控制權仍有辦法在專業經理人手中。不過對民進黨政府意識形態的治國方式來說，舉起「國家安全」大旗，鼓動民眾排外，不思索戰略解決之道，犧牲的還是民生福祉。

上一波全球化，讓中國大陸成為經濟新動力，這一波互聯網革命更讓大陸成為主要戰場，加上人工智慧崛起，台灣面對全球化的下一步，不可能避開大陸，更不可能對抗大陸。

開放的第四步，就是「鬆綁教育」。

不只是科技業、金融業，還有關乎百年大計的「教育」，也考驗台灣政府開放心態。

早在馬英九政府執政的末期，當各方還在為課本內容爭議不休，近五年大陸早就釋放「教育」能量，儘管共產黨專政，教育更是「公共財」，人人應享有的權利，但是產業化能讓更多人才投入和競爭，這反而是「自由主義」經濟的信念，

台灣財信集團董事長、也是台灣亞太經合會(APEC)代表之一謝金河撰文表示，以大陸經營學校的企業在港掛牌上市為例，從楓葉教育在大陸經營四十多所學校、睿見教育專門經營高端中小學校，以及提供幼兒園到大學的民辦學校的宇華教育，這三所教育企業在港上市，都享有三、四十倍的高本益比(市盈率、PE)，深受全球投資者認同，也豐富香港資本市場的特色。

### 台灣教育體制封閉

反觀台灣教育體制非常封閉，外國著名學校想在台灣辦學都不得其門而入，資本市場上最多只有補習班用「借殼上市」模式尋找投資人，也讓教育越來越跟不上時代，家長師生都怪「學用落差」，謝金河認為台灣幾十年教育「培養了一大群不為社會所需要的大學生，這是低薪原因之一；但另一個核心問題是教育部什麼都管，把台灣社會的活力禁錮了」。

以威權方式管制教育、防止學生作亂，這是國民黨丟掉大陸之後的長久思維，沒想到民進黨兩次執政都「東施效顰」，不思開放、尊重中立，反而演得更差，毫不掩飾，「管中閔事件」正是教育部陳舊思維、揣摩上意的新例。一名曾經擔任過私校董事長的立法委員就私下透露，台灣教育部的功能主要是「監控制思想」，而謝金河更直言：「台灣的教育部什麼都管，連私校學費鬆綁都不可行，除了技職教育，台灣的教育體制真的該鬆綁了。」

而服務業的法令開放，是一種深化的全球化思考。誠如台灣最早創立網路銀行的喬美國際公司創辦人簡永松指出，網路時代的政府早已不是「保護人民」、「限制人民」，而是「成就人民」，特別是民眾因為網路得到更多效率，為民眾創造更大的價值。

台灣長期陷於「低薪魔咒」，已讓許多年輕人、基層民眾失去耐心，甚至懷疑民主制度的問題，因為台灣過去都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十大建設」成功發展經濟，反倒是越來越民主化後，國家削弱、經濟趨緩。

相對於大陸的「效率性」，真的是台灣「太民主」了嗎？這點不但許多政治學者不同意，連經濟學家也完全不認同，像台灣全民健保，就是全世界最便宜、品質最好的健康醫療體系，是民主化後的產物，謝長泰就直言：「台灣問題不在民主與否，而在凝聚社會共識。」

為了解除「低薪魔咒」，從科技轉型、開放金融、到鬆綁教育，各界精英領袖都提出肺腑之言，找好方向和定位，需求要長久拼搏努力，但「尋求共識、停止內耗」，卻只有在執政者的一念之間。■